

论杰弗斯诗歌的生态蕴涵

徐江清

内容提要:杰弗斯是现代美国诗坛的一位思想和诗风都很独特的诗人。就他的诗歌思想而言,其独特性主要在于他的诗歌反映了他对现代文明的厌恶与批判。然而,他对现代文明的批判却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其诗歌的生态思想。他的诗歌在谴责现代文明的同时,也表现出他对自然的讴歌、对人类重返与自然的和谐的倡导、对生态整体思想的强调以及对人类生态责任的呼吁。因此,他的诗歌中的生态思想不仅是自觉的,而且也是系统的。

关键词:罗宾逊·杰弗斯 诗歌 现代文明 自然 生态蕴涵

作者简介:徐江清,衡阳师范学院外语系副教授,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访问学者,主要从事 19 世纪英国小说与 20 世纪美国诗歌研究。

Title: Ecological Thoughts in Jeffers' s Poetry

Abstract: Robinson Jeffers is a unique poet in modern American poetry both in the thoughts and the style of his poetry. So far as the thoughts of his poetry are concerned, his uniqueness mainly lies in the fact that his poetry reflects his aversion to and criticism of modern civilization. However, his criticism of modern civilization reveals from one aspect his ecological thoughts. While criticizing modern civilization, his poetry also manifests his eulogy of nature, his advocacy of human beings' fusion and harmony with nature, his emphasis on ecological holism and his appeal to human beings for their ecological obligations. Therefore, the ecological thoughts in his poetry are not only conscious but also systematic.

Key words: Robinson Jeffers poetry modern civilization nature ecological thoughts

Author: Xu Jiangqing is associate professor at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Hengyang Normal University (Hengyang 421008, China), visiting scholar at School of Humanities,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pecializing in the 19th century British novel & the 20th century American poetry. Email: chhxjq@163.com.

罗宾逊·杰弗斯(Robinson Jeffers, 1887 - 1962)是 20 世纪美国诗坛一位多产诗人,其创作鼎盛期在 20 世纪 20 年代至 50 年代。1925 年他以诗集《花公马、塔马尔及其它》(*Roan Stallion, Tamar and Other Poems*)一举奠定了他在现代美国诗坛的地位。此后十年里,他被认为是美国最伟大的诗人之一。随着他的《自选集》(*Selected Poetry*)在 1938 年的出版,杰弗斯达到了其诗名的顶峰。杰弗

斯的诗歌分长诗和短诗两种,短诗题材广泛,多为抒情诗,长诗则大部分以神话为题材,多为叙事诗,常常是他的哲学思想的体现。他的诗歌在形式上多为长句自由体诗,风格脱俗,很少有传统色彩,在内容上则多表达激进的、反传统的主题,堪称“一个思想和诗风都极为独特的人”(赵毅衡 281)。由于其诗歌思想和风格的独特性,杰弗斯一度成为 20 世纪美国文学中最有争议的诗人之一,其诗名也在 20 世纪经历了几度沉浮。但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他已被公认为现代美国文学中最具影响的诗人之一。杰弗斯诗歌思想的独特性主要体现在他的诗歌中充满着对现代文明衰败的描述,透露出他对现代文明的极度厌恶和强烈谴责以及明显的悲观厌世思想,正如有的批评家所指出的那样,他的诗歌的“中心主题是尼采式的悲观主义”^①。由于其诗歌中所体现出的厌恶和谴责现代文明的思想,杰弗斯被称为“非人道主义诗人”(McMichael 1289)。非人道主义者反对视人类为宇宙中心的传统哲学与宗教,拥护诸如哥白尼的日心说等科学发现。与其他“非人道主义”者一样,杰弗斯也强烈反对“人类中心主义”^②。在他看来,人类中心主义思想是使现代文明充满庸俗、腐朽和堕落的罪魁祸首。正是由于杰弗斯看到了现代文明的庸俗、腐朽和堕落,他才对它深感绝望,并进而对其进行尖锐的批判。对现代文明的绝望使杰弗斯将目光投向了大自然,因为在他看来,大自然是神圣与不朽的,与现代文明形成鲜明的对照。大自然的不朽和神圣使杰弗斯在其诗歌中热情讴歌大自然,并进而呼吁人们回归自然,成为大自然的一部分,重返与大自然的和谐。

因此,从当下方兴未艾的生态批评的角度看,杰弗斯的诗歌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思想^③。在生态批评看来,“人类中心主义”思想鼓励人类“以统治者的态度对待自然”,将自然作为征服与改造的对象,是“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White 6-14),也是导致自然生态失衡的根本原因,而自然生态的失衡“势必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的整个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状况”(苗福光 28),进而导致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的失衡,这也是生态批评将对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批判作为其终极旨归之一^④的原因。可以说,杰弗斯对现代文明的谴责正是对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的关注。而他对人类与自然之间和谐相处的倡导也正体现了 20 世纪生态文学的思想内涵。下文拟从杰弗斯对现代文明的批判、对大自然的歌颂、对人类重返与大自然和谐的倡导、对生态整体思想的强调以及对人类生态责任的呼吁等方面对其诗歌中所蕴含的生态思想作一论述。

杰弗斯诗歌生态思想的主体是对现代文明的批判。这也是其诗歌最重要的主题之一。他清楚地看到了现代文明的取得所付出的代价,因而在其大量的诗歌中对它进行了强烈的谴责。在诗歌“大拉网”(“The Purse Seine”)中,他将现代工业文明比作一张巨大的罗网:我想,我们开动了一台台机器,把它们全部锁入/相互依存之中;我们建起了一座座巨大的城市;如今/在劫难逃。我们聚集了

众多的人口,他们/无力自由地生存下去,与强有力的/大地绝缘,人人无助,不能自立。圆圈封了口,网/正在收。……(转引自彭予 171-72)。从这首诗中,我们不难看出,在杰弗斯看来,在现代社会的机械化大生产中,人就像生产线上的各个环节一样互相牵制着,为人类创造文明的生产实则变成了对人的控制,人类难以逃脱它的禁锢,物我关系走向了异化。因此,人类创造文明变成了作茧自缚,以至于在一定意义上,生存就意味着为物所役,人的生活变成了哲学家马尔库塞所说的那种“被操纵、被愚弄、被欺骗的生活”(转引自张艳梅等 37)。杰弗斯不仅看到了现代文明对人类的束缚,而且看到了它所滋生的各种罪恶。在诗歌“阿尔卑斯山的基督”(“The Alpine Christ”)中,他这样历数了现代文明中的人类的罪状:……淫乐、谋杀、/纵火,公开的暴行,暴政、/压抑的、隐秘的性欲、/肉体的罪恶、/心灵的罪恶,灵魂深处/不可饶恕的罪过,亵渎,酗酒;/……女人的罪过、/乱伦的,根深蒂固的,疯狂的……(转引自彭予 171)。在杰弗斯眼里,人类罪恶的范围之广、危害之大已经让人触目惊心,而现代文明无疑是滋生这些罪恶的温床。在诗歌“燃烧吧,你这消失中的共和国”(“Shine, Perishing Republic”)^⑤中,他则进一步指出:现代文明已经使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蜕变成污浊的国家,在这样的国家里人们变得一天比一天庸俗、奸猾。他因此而诅咒美国早日走向灭亡。在杰弗斯看来,现代文明注定会因为自身的堕落而使人类最终走向毁灭。这一思想在他的“苏尔角的女人”(“The Women at Point Sur”)等诗中体现得尤为充分。在“苏尔角的女人”中,他这样写道:“世界在变化中病倒,雨变成毒药、/大地是一个坑,该毁灭了。/青藤枯萎,大自然的善良/腐蚀了过去她的残酷使之强化的事物。/一旦你登上时间的顶峰你就开始毁灭”(转引自彭予 171);在“夏天的假日”(“Summer Holiday”)中,他则通过隐喻的方式暗示了人类与其所创造的文明最终逃脱不了毁灭的命运的思想:……铁,这不稳的金属、/铁制的钢,不稳定一如其母;巍然高耸的城市将成为石灰堆上几点锈斑。/草根一时插不进,慈悲的雨能解决问题、/此后,铁器时代无物存留、/所有这些人,只剩一根大腿骨,几块碎片,……(转引自赵毅衡 285)在杰弗斯看来,钢铁建成的象征文明的高楼大厦最终逃脱不了毁灭的命运,人类最终将“只剩一根大腿骨,几块碎片”,文明的所有痕迹也将会最后消失。由此可见,杰弗斯实际上透过现代文明的表面看到了它的没落。在他看来,现代文明的没落主要是由于“人类已经致命地脱离了自然,病态地追求物质财富和感官享受”(McMichael 1289)。正因为看到了这一点,他才在诗歌中表现出对现代文明的强烈厌恶,甚至诅咒。

杰弗斯对作为现代文明重要标志的科技发展的批判也突出反映了其诗歌的生态意蕴。科技的发展给人类带来了丰富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无疑是推动社会发展的不可替代的力量。然而,科技具有天然的两面性,科技的非理性发展必然会暴露出它的负效应,正如卢梭所指出的那样,“科学技术同样可以造成人类的败坏甚至毁灭”(转引自斯特劳斯 12)。正因为如此,在人们的整体生态意识逐渐增强的今天,科技的潜在负效应越来越成为人们最为担心的问题之一。

杰弗斯正是深刻认识到了科技的潜在负效应,才导致他对科技发展的批判。在“科学”(“Science”)一诗中,他将科学比作一种怪兽,以此揭示人类创造了科技却反而被科技所控制、成为其受害者的荒唐悖论:“人创造了科学怪物,但却被那巨怪控制/就像自恋和灵魂分裂的疯子不能管束/他的私生子/他造出许多刺向自然的尖刀,本想/用它们实现无边的梦想,而嗜血的尖刀/却向内转刺向他自己。/他的思想预示着他自己的毁灭”(转引自王诺 187)。在这一认识上,杰弗斯并不是孤独的。19世纪英国小说家玛丽·雪莱(Mary Shelley)早在其1818出版的科幻小说《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中就对科技发展可能给人类带来的毁灭性灾难提出了警告。在这首诗里,杰弗斯与玛丽·雪莱一样,对科学的非理性发展作了具有远见卓识的预测。在“星光照耀着孤独的大洋”(“The Stars Go Over the Lonely Ocean”)里,杰弗斯更大胆地预测了科技发展到极端之后可能出现的可怕景象:地球上的冰山融化,将大片陆地淹没,幸存下来的人寥寥无几,他们在马尔帕索山顶上,靠残存的植物和昆虫为生,人的身体也大幅度退化。而星光则照耀着孤独的汪洋大海,嘲笑着人类的可悲结局。在诗的最后,诗人总结性地写道:“世界走错了路,我的人类,而且还将更糟,在它被修好之前;惟一不错的选择是躺在这山顶上/等待四百或五百年,/瞧着那些星星照耀孤独的大洋”(转引自王诺 190)。

对人类欲望膨胀的批判也是杰弗斯诗歌生态思想的重要体现。从某种意义上讲,欲望是推动社会发展特别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然而,现代社会中的人们在追求欲望满足的同时,也在不断地改变欲望的种类、扩大欲望的范畴,从而导致了更大的不满足,以致出现了社会文明程度越高,人们欲望膨胀的速度越快的现象。欲望的日益膨胀不仅加速了人类对自然资源的疯狂掠夺,而且给人类社会以及人自身也带来了巨大的危害,正如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所指出的那样,“物欲膨胀不仅伤害了自然,而且也伤害了人自身,使人丧失他的天真纯洁和美好的心灵”(转引自王诺 194)。杰弗斯对人类欲望膨胀的危害有着深刻的洞见,因而在诗歌中对它进行了入木三分的挞伐。他在“傍晚的云”(“Clouds of Evening”)一诗中揭示了人类欲望膨胀的普遍性:“……可怜的大地,你难道和你的孩子一样/也被无法克制的欲望折磨着,……?”(转引自赵毅衡 294)在“被打破的平衡”(“The Broken Balance”)中,他直截了当地揭示了人类以满足欲望为动力的发展所必然导致的结局:“不安、零碎的人,只能在周围人的/眼里和心里找到中心,/他们唯一的作用是/维持和效力于人类之敌—文明,/怪不得他们活得神神经,舌尖的/欲望:进步;眼里的欲望:欢乐;心底的欲望:死亡”(转引自彭予 171)。在杰弗斯看来,现代文明中的人类已经陷入欲望的深渊而不能自拔,因此终日“活得神神经”。耽于欲望而最终又将不堪欲望所带来的重负的人类,唯一的解脱之路恐怕就是将死亡本身当作自己的欲望。这一讽刺的深刻性不言而喻。

面对欲望膨胀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危害,生态文学家和批评家呼吁人类理性

地控制欲望。杰弗斯也以一连串的责问向无节制追求欲望的人们敲响了警钟：“我们是什么？/一种长着稀疏的毛发和会说话的嘴唇，/能够直立行走的动物。/难道可以说我们应该永远地被供养，/永久地受到庇护，永久地不被伤害？/我们能够自我控制吗？”（转引自麦克基本 99）在杰弗斯的责问中，我们听到了他对人类滥用自然资源以最大限度地满足自己不断膨胀的欲望的控诉，以及他对人们控制自身欲望膨胀呼吁。要控制欲望膨胀，人类就必须树立享受尽可能简单化的物质生活、追求尽可能丰富的精神生活的意识。在杰弗斯的诗歌中同样可以听到这样的声音。他在“平静的承诺”（“Promise of Peace”）一诗中哲理般地指出了人类应该简单地生活的道理：“对我来说，/如果我还想活得长久/就只有以平静取代狂热，/想想坟墓里那些宁静而安详的死者吧/何谈享用他们曾经拥有的巨大财富？”（转引自王诺 206）显然，在杰弗斯看来，平静、简单的生活才是健康的，这种生活显然是不能以物质财富的多寡来衡量的。

杰弗斯诗歌对现代文明的厌弃是强烈的，对它的批判也是尖锐的，其中所透露出的悲观厌世思想也是明显的，由此他被视为美国文学中最伟大的悲剧诗人之一、被视为“厌世派”诗人，甚至“宿命论者”或者“虚无主义的信仰者”。杰弗斯悲观思想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是与尼采的《悲剧的诞生》和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的《西方的没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对他的影响分不开的。然而，他对现代文明的反对与挾伐绝不是对它的全面否定，而是对现代文明中的社会生态的关注。他对现代文明中工业发展的狂热、科技进步的非理性、人类欲望的急速膨胀等的批判是一针见血的，也是能够引起人们的反思的。

二

如果说杰弗斯对现代文明的谴责体现出他对社会生态的关注的话，那么他对大自然的讴歌、对人类与大自然和谐关系的倡导并进而对生态整体思想的强调以及对人类生态责任的呼吁则充分揭示出他对自然生态以及生态整体的重视，从而使其诗歌的生态蕴含更丰富。

杰弗斯的诗歌明显反映出他对自然的热爱以及对人类与自然之间和谐相处的追求。杰弗斯认为人类只有摆脱人性而融于自然之中，才能找到自身的价值以及生存的意义。在他看来，“大自然虽然是严厉的，然而却是纯洁的”（索普 236）。在长达四十多年的时间里，杰弗斯隐居在加利福尼亚州太平洋海岸的卡梅尔山上的一座石头房子里，终日与大自然为伍，正是他向往自然的体现。对于杰弗斯来说，大自然首先是永恒的。在“它们的美具有更多的意义”（“Their Beauty Has More Meaning”）一诗中，他这样写道：“……当整个人类/像我一样被岁月磨掉痕迹，/它们仍将在这儿：暴风雨/月亮和海洋，/黎明和鸟”（qtd. in High 129）。暴风雨、月亮、海洋、黎明等都是大自然的象征，它们的永恒存在代表着大自然的永恒。在他笔下，大自然也是美丽的。他的“雾中船”（“Boats in a Fog”）一诗展现了大自然的静谧之美：“……一群飞翔的塘鹅/比什么都好看；/一群行

星比什么都高雅……”(转引自彭予 168)“傍晚的云”(“Clouds of Evening”)一诗描绘了大自然的壮丽雄奇之美:“巨大的云山,在洛伯斯角的上空,映着斜阳,/火的形象,在今夜风暴的墙上,/火的峡谷里有金色波浪,巨大的战神排成行……”(转引自杨传纬 180)“神圣地多余的美”(“Divinely Superfluous Beauty”)一诗揭示了大自然的力量之美:“海鸥的暴风舞蹈,海豹的嗥叫比赛,/在海面上,在海水里……/神圣地多余的美,/控制比赛,君临命运,催树生长,/拔山巍耸,推浪倒倾。/欢乐,这难以置信的美/像燃烧的星……”(转引自赵毅衡 283)在“晚潮退去”(“Evening Ebb”)一诗展现了大自然的和谐之美:

大海已很久没有这样安宁;/五只夜鹭/越过几乎能映出它们翅膀的平静的退/潮水面,/在阒寂无声的空中沿岸默默飞行。/太阳已经落下,海水已经落下/那水草漫生的礁石,但是远处的云墙/壁立。退却的潮水在轻声絮语。/巨大的云影在乳白色水面飘浮。/透过这世界的大幕的缝隙,淡淡的金/光闪射,而那颗黄昏/星,突然滑动,像飞行的火炬。/我们似乎并非她心目中的看客;她,/是在世界大幕后为另一批观众排演。(转引自江枫 230)

在“秃鹰”(“Vulture”)一诗中,秃鹰则是美的化身:“凭那副大翼朝下滑翔的它看来多漂亮;/从映着波光的悬崖转身飞去的它看来多漂亮。……享有它那副翅膀和眼睛——/这将是躯体多么奇妙的结局……”(转引自黄杲炘 黄杲昶 212)。大自然的美丽与和谐使杰弗斯萌生出对自然万物的热爱与敬畏。在“要爱野天鹅”(“Love the Wild Swan”)一诗中,他呼吁人类尊重大自然中的生命,与动物和睦相处:“这万千野天鹅不是人的猎物。……要爱野天鹅”(黄杲炘 黄杲昶 211)。大自然的永恒、美丽与和谐使杰弗斯向人类发出了重归与自然和谐的呼声。在“路标”(“Sign Post”)一诗中,他这样表达了回归自然、融入自然的强烈愿望:

转向那些可爱的东西,……/……设想你像百合那样生长,/依偎着沉静的岩石,直至你感到它的神性/使你的血管冰凉,抬头凝望那些沉静的星辰,让你的目光/……顺着那通天长梯向上攀升。/万事万物将变得如此美丽,你的爱将跟随你的目光前行;……现在你自由了,即使你又变成了人,/也不是妇人所生,而是出自岩石和空气。(Jeffers 574)

在杰弗斯看来,那些没有经过现代文明污染的大自然中的“百合”、“岩石”、“星辰”是具有“神性”的、可爱而美丽的,是值得人类追求的东西。人类只有与它们融为一体才能真正恢复自己的自然本性。而在叙事长诗“花公马”(“Roan Stallion”)中,他甚至通过女主人公与象征大自然力量的公马结合这一听似荒唐

的极端的隐喻,来反映人类重返与大自然和谐的思想。

杰弗斯诗歌的生态蕴涵也体现在他对生态整体思想(ecological holism)的强调上。生态整体思想是生态文学的核心思想。它认为宇宙万物是一个整体,这个整体内的万物休戚相关。它倡导从生态整体利益的角度审视包括人类在内的宇宙万物。生态批评呼吁人类重返生态整体之中、重新确认人类在生态整体中正确的位置、恢复和重建与生态整体以及整体中的各个其他组成部分的和谐、稳定、生死与共的密切关系。在杰弗斯看来,生态整体具有最高的价值:“在我看来,人、种族、岩石和星星,……它们之中没有哪一个具有单一的重要性,它们的重要性仅仅存在于整体之中……在我看来,只有这个整体才值得我们付出深深的爱……”(麦克基本 70)他进一步认为,生态整体是最大、最神圣的美,人类只有维护这种生态整体才能长存于世界:“完整是一个整体,是最大的美,/生命与物质的有机体,是宇宙最神圣的美,/热爱它们,而不是人。/除此之外,你就只能分享人类可怜的困惑,/或者当它们走向末日的时候陷入绝望”(转引自麦克基本 211)。

此外,杰弗斯对人类生态责任的呼唤也充分反映出其诗歌的生态意蕴。生态危机的逐步缓解有待人类的生态意识的逐步增强。生态意识是产生自觉的生态行为的前提。为此,生态文学家与批评家以大量的、雄辩的、触目惊心的生态危机事实对人们大声疾呼,倡导人们树立生态责任意识并积极主动地承担起保护和回馈自然的责任。美国生态文学家卡森曾尖锐而忧心忡忡地指出:“具备了无限能力的人类,如果继续不负责任、没有理性、缺乏智慧地征服自然,带给地球和他自己的只能是彻底毁灭”(Gartner 100)。杰弗斯是一位具有高度的生态责任心和神圣的生态使命感的诗人,他的名诗“卡桑德拉”(“Cassandra”)充分体现了他对生态责任的呼喊:

这目光凝滞的疯狂女孩用修长而苍白的手/勾住城墙的石缝,/长发在狂风中飞舞,口中发出凄厉的尖叫;那/有用吗,卡桑德拉? /人们是否相信你的苦口良言? 人们确实讨厌真相,哪怕/真相是他们即将路遇猛虎。/所以诗人们用谎言的蜜裹住真实;而把/老谎言浇盖上新谎言的/宗教骗子和政客们,却被肉麻/地吹捧/为智慧。肮脏可鄙的智慧。/绝不:你依旧站在那真相的坚硬墙角不停倾诉,对人们/和那些可恶的神。——你和我,卡桑德拉。(qtd. in Williams 242 - 243)

卡桑德拉是希腊神话里命运悲惨的女预言家,杰弗斯用她对即将面临灾难的人们的“苦口良言”的劝说来隐喻具有高度责任心和使命感、为生态危机而忧虑不已并高声呐喊的人们。杰弗斯充分肯定那些能够正视生态危机现实、从而树立起了生态责任意识、自觉承担起了生态责任的、具有远见卓识的人们,但同时也对那些对生态危机视而不见、麻木不仁的人们进行了尖锐的讽刺。

人类回归自然,与自然和睦相处、繁荣共生是生态文学家与生态批评家的美好愿望,也是生态文学与生态批评的永恒主题。杰弗斯的生活与创作实践都充分反映了这一愿望和主题。他一生亲近大自然,在大自然中寻找生活与精神依托。他赞美大自然,因为在他看来,大自然是永恒的、美丽的、和谐的,人类只有成为大自然的一部分,复活并遵循自然本性,才能活出真正的自我。他崇尚生态整体思想,呼唤人类的生态使命,都体现出他作为一位生态诗人的远见卓识。

著名的《文学与环境跨学科研究》杂志主编、美国内华达州立大学英文系教授司各特·斯拉维克(Scott Slovic)认为:“没有一部文学作品完全拒斥生态批评的阐释”(转引自苗福光 154)。杰弗斯的诗歌便是如此。在他的诗歌中既有对现代文明的总体批判,也有对作为现代文明主要推动力的科学技术和人类欲望的强烈质疑与深刻反思。他在诗歌中描写和讴歌大自然的永恒、美丽、纯洁、和谐。由于他对现代文明的强烈谴责,他的诗歌被人们认为体现了尼采式的反人类进步的思想,他甚至被视为厌恶人类的人。由于他在诗歌中常常以大自然的纯洁、和谐与美来反观人类社会的腐朽、污浊与丑,人们往往认为他歌颂大自然的美丽与永恒不过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证明现代文明的堕落和短暂。然而,杰弗斯诗歌所反映出的绝不仅仅是对现代人类文明的厌弃和逃避,从生态批评的角度讲,他的诗歌富有深刻的哲理性、预言性和启示性,他对现代人类文明的谴责、对大自然的赞美、对生态整体意识的强调、对人类生态责任的呼吁无不体现出其诗歌的生态思想。他的诗歌所蕴含的生态思想是自觉和系统的。

注解【Notes】

- ①赵毅衡编译:《美国现代诗选》(上)(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85年)“序”,12。有关杰弗斯“悲观厌世”思想的论述还可参看彭予 166、170;杨传纬 179;庄彦选译:《二十世纪美国诗选》(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0年)263、264;索普 236;张礼龙编著:《20世纪英美诗歌导读》(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7年)191。
- ②有关杰弗斯诗歌“非人道主义”思想的论述可参看彭予 166、170。
- ③关于杰弗斯诗歌生态思想的论述可参看王诺:《欧美生态文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 ④参看张艳梅 蒋学杰 吴景明 9。
- ⑤董衡巽主编:《美国文学简史》(修订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281。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 Gartner, Carol B. *Rachel Carson*. New York: Frederic Ungar Publishing, 1983.
- High, Peter B. *An Outline of American Literature*. New York: Longman Inc., 1986.
- 黄杲焘 黄杲昶:《美国抒情诗选》。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
- [Huang Gaoxin and Huang Gaochang. *An Anthology of American Lyrics*. Shanghai: Shanghai Trans-

- lation Press, 1989.]
- Jeffers, Robinson. *Selected Poetry*. New York: Random, 1959.
- 江枫:《美国现代诗抄》。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
- [Jiang Feng. *A Selection of Modern American Poetry*. Xining: Qi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86.]
- 麦克基本:《自然的终结》,孙晓春 马树林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
- [Mckibben, Bill. *The End of Nature*. Trans. Sun Xiaochun and Ma Shulin. Changchun: Jili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0.]
- McMichael, George, ed.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3rd ed. Vol. II. New York: Ma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 1985.
- 苗福光:《生态批评视角下的劳伦斯》。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7年。
- [Miao Fuguang. *Lawrence in the Perspective of Ecological Criticism*. Shanghai: Shanghai UP, 2007.]
- 彭予:《二十世纪美国诗歌——从庞德到罗伯特·布莱》。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
- [Peng Yu. *American Poetry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 from Pound to Robert Bly*. KaiFeng: Henan UP, 1995.]
- 斯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彭刚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
- [Strauss, Leo. *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 Trans. Peng Gang.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06.]
- 索普:《二十世纪美国文学》,濮阳翔 李秀成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
- [Thorp, W. *20th Century American Literature*. Trans. Pu Yangxiang and Li Xiucheng. Beijing: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1984.]
- 王诺:《欧美生态文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 [Wang Nuo. *European and American Ecological Literature*. Beijing: Peking UP, 2003.]
- White, Lynn. "The Historical Roots of Our Ecological Crisis." *The Ecocriticism Reader: Landmarks in Literary Ecology*. Ed. Cheryll Glotfelty & Harold Fromm. Athens: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96.
- Williams, Oscar, ed. *The New Pocket Anthology of American Verse*. Washington: Washington Square Press, 1961.
- 杨传纬选注:《美国诗歌选读》。北京: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2年。
- [Yang Chuanwei. *An Anthology of American Poetry*. Beijing: Beijing Normal College Press, 1992.]
- 张艳梅 蒋学杰 吴景明:《生态批评》。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
- [Zhang Yanmei, Jiang Xuejie and Wu Jingming. *Ecological Criticism*.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7.]
- 赵毅衡:《美国现代诗选》(上)。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85年。
- [Zhao Yiheng. *An Anthology of Modern American Poetry*. Vol. 1. Beijing: Foreign Literature Press, 1985.]

责任编辑:郭海平